

风物咏

# 海棠有香

谢振宏

宋朝文人彭渊材有五恨,张爱玲从中提取了两恨,又添加了一恨:一恨鲋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

我不是文人,虽然对鲋鱼多刺、红楼未完无感,但对海棠无香却颇有疑惑。

小区里的海棠花初开时,特地去嗅过,分明有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

海棠花开在四月,其时,桃花、杏花都已盛开,海棠花只有小小的花苞冒出来。海棠花是先长叶后开花。待嫩叶稍大时,小小的花苞就冒了出来,藏在层层绿叶中间。“小蕊深藏数点红”,说的就是海棠花。此时还嗅不出味道,几天过后,花苞张开,淡淡的香味就出来了。

海棠花初开是红色的,几天的时间就变成粉色甚至有些白了。粉也是淡淡的粉,白也是淡淡的白,和它那淡淡的香倒是吻合。

海棠花型不大,不似牡丹,一朵就能夺目,也不似玫瑰,香气袭人,艳丽妖娆,更不似玉兰,无遮无挡,高高地立在枝头上,骄傲地展示着她的新姿。

海棠花不张扬,她低调、内敛,花朵清丽,身姿曼妙。她通身写着“淡”字,

淡淡的色,淡淡的香。不像丁香花,离好远就有浓郁的香气袭来。

其实,淡是一种美,“淡极始知花更艳”。所以,淡到极致的美是一种高层次的美,是否也可以认为淡到极致的香是一种高层次的香呢?这颇有点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味道。

海棠花品性高雅,不喜扎堆。当桃花、杏花竞相绽放时,海棠花却是默默的。待这些花儿热闹过后,海棠花才缓缓登场,这是大家闺秀才有的样子。

甫一登场,并不惊艳。惊艳这个词与海棠花无关,海棠花的一生都不惊艳,它不靠颜值取胜。海棠花胜在品性,有些淡雅,有些娴静,但娴静里又藏着点隐忍,她在等时机,等她的高光时刻。

海棠花品质高洁,风骨高傲。最喜欢林黛玉的“偷得梨蕊三分白,借来梅花一缕魂”。你看,海棠花既有梨花的洁白,又有梅花高傲不俗的灵魂。这两者很难统一到一起,海棠花却做到了,所以林黛玉“碾冰为土玉为盆”来放这高洁典雅的海棠花,一下子就让海棠花蒙上了一层仙气,变得超凡脱俗起来。

超凡脱俗的花也不少,比如荷花,比如水仙花。花朵有仙气,名字也有诗意。有些花则与仙气诗意的名字有点不相符,比如仙客来。那年,父亲让我去买一盆仙客来,听这名字,好生喜欢,多么有诗意、多么仙气的名字呀。兴冲冲跑到花卉市场,满市场逛了三圈,也没看见我心中仙气飘飘的花。一再打听,又在旁人的指点下,才终于认识了仙客来。一打眼,心就灰了一半,这是仙客来?好像与名字有点距离呀。几片宽大的叶子围住挤挤挨挨的花。那叶子有些宽大,也有些厚,绿色好像还被做旧了,花朵也平常得很,通身上下,很接地气。明明是很大众的花卉,怎么被冠以仙客来的雅名?也许它有不俗的故事,而我孤陋寡闻不得知?

我心中的仙花,花朵需清丽,花型要稍小,色泽不能太浓,叶片不能粗大厚实,与花朵的搭配要疏密有间相得益彰,既能衬得住花,又要有自己的风采,还不能抢了花的风头,就像这海棠花,才是我心中的仙花。

我本俗人,怎就爱上了这超凡脱俗仙气飘飘的海棠花?

诗歌港

## 山里来的

李德庆

清晨小市场  
与乡下老农亲切交谈  
在一堆堆杏、桃、土豆、  
青椒、番茄前一次次弯下腰

已经这么多年,我还是习惯  
与老农说说话  
偏爱那些吹着山风,沐浴阳光雨露  
生长的瓜果蔬菜

因为我知道,在山里  
草木都有一颗素朴、温润的心  
庄稼和人都是良善的

## 生活好比苦丁茶

喜欢喝苦丁茶  
淡淡的苦涩,淡淡的回甘  
隐约氤氲着淡淡的清香  
止渴、散热、消炎、降火  
更难得的,它是母亲一棵棵  
采摘和加工的

在外工作,每年夏天都会收到  
母亲从老家邮寄的苦丁茶  
每呷一口  
就会想起故乡熟悉的山梁、泥土  
想起母亲一再教导的  
苦尽甘来的叮嘱  
一股暖流瞬时溢满全身

或许这——  
就是我不得不热爱生活的理由

## 牟氏庄园印象

刘学光

朝阳映红明柱花窗  
牟氏庄园霞光升腾  
大门壮观豪气  
耕读世业 勤俭家风  
书香浓烈

明洪武年间  
湖北公安人  
牟敬祖栖霞为官  
散枝开叶

清嘉庆大学生  
牟墨林发家兴业  
高宅深院  
雕梁画栋 极尽奢华  
彩石铺砌石毯  
烟囱立墙外  
刀把院 棺材巷  
虎皮墙 寿悼 鳌石墙  
引人入胜  
三组六院大气恢宏

蔚蓝清空  
石榴火红  
戏楼典雅  
一步一景  
花木生香  
静享慢时光

南腔北调  
人流熙攘  
品味传统建筑之瑰宝  
民俗文化之大成  
美哉 北方民间小故宫

# 夏日的十八盘

林春江

夏日的十八盘,是一处蓬勃着无限生机的绿色海洋。

穿越碎石岭隧道,右拐进入一条蜿蜒小路,眼前绿树成荫,遮天蔽日,浅绿的草,深绿的树,浓绿的山,绿意盎然。空气说不出的清新,夹杂着淡淡的花香和浓郁的青草味儿,蝉在枝头纵声歌唱。

夏日的十八盘,张扬着鲜活的生命。一路行去,路边散落着黄褐色的碎石。丰沛的雨水,使得草木越发充满活力,毛茸茸的野桃躲在油亮的绿叶后,露出一张俏脸;小指头肚大的野山楂,硕果累累,坠得树枝颤颤巍巍;浅绿色的山枣,密密匝匝地聚在一起;淡青色的小柿子,在枝头星星点点,也许用不了几天,它就会悄然膨胀。还有不知名

的野花,隐匿在草丛里,或黄或粉或白,悄悄地绽放,吐露着芳华。

夏日的十八盘,高大笔挺的榎树直刺云霄,遒劲弯曲的榕树枝繁叶茂,光滑伟岸的白杨树傲然屹立,更多的是国槐和柞树,漫山遍野,交织成绿色的海洋。极目远眺,恣肆汪洋的绿意,从山谷一直蔓延到山顶,绵亘不绝,似与天齐。从山顶向下望去,沿着逶迤的小径,绿色的森林形成一条之字形的波浪,风儿吹来,波浪起伏。置身其间,瞬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夏日的十八盘,透露出安静和淡然。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信步行去,山林静寂,微风和煦,阳光照射在树梢,透过茂密的树叶,洒下斑斑驳驳的

光影,鸟儿愉快地长吟,树木高兴地生长,一切都是欣欣然,一切都是原生态。远离世俗的喧扰和纷争,抛弃庸俗的私心杂念,这里静谧如斯,恬淡自然。

夏日的十八盘,清泉山中流。行至十八盘隧道,一股清澈的泉水,从隧道东面的沟渠里,奔涌而出,欢快地向东流去。俯身用手掬起一捧水,咕嘟嘟喝几口,甘甜清冽,抬头仰望,但见白云悠悠,山林蓊郁,层峦叠嶂,想来这清泉定然源自山巅或山腰的泉眼,汩汩涌出,淙淙流淌,使草木欣欣向荣。

夏日的十八盘,是森林氧吧,是生物家园,是心灵港湾。世间的一切繁杂琐碎,在这里似乎都随风而逝,心灵变得丰盈而纯洁。

随笔苑

# 蓑衣怀想

林春山

清晨,天气阴沉,灰蒙蒙的天空中,云彩向西慢慢地流动。忽想起一段农谚:云彩向东一阵风,云彩向西披蓑衣,云彩向北一阵黑,云彩向南雨涟涟。云彩此刻正向西运动,无疑今天会有绵绵不断的降雨,是该披蓑衣的时候了。

蓑衣,就是用不易腐烂的蓑草编织而成的一种遮雨的雨具,由上衣和下裙组成,配合斗笠一起使用,既可遮雨也可挡风。上世纪70年代,由于化纤产品的出现,蓑衣退出了历史舞台。

记得小时候,蓑衣还不普及,一个村子也就是老信有这么一套。因为老信牧牛不论晴天还是雨天都要出勤,所以别人想借来一用也是不可能的。那时蓑衣穿在身上显得特别威风,就像一

位将军,让人好生羡慕。

雨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孩童或披块麻袋片,条件好的披块塑料布,紧紧地跟在老信后面,垂涎地看着他穿蓑衣那威风凛凛的样子,整整一上午,我们不离不弃地跟在老信屁股后面打转转,无论老信怎么赶我们回家,我们就是不走。雨越下越大,我们一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

我们相继跑到松树下避雨,松树的针叶稀疏得很,调皮的小伙伴忽然恶作剧地使劲摇动松树,松树上的雨水“哗啦”一下抖落在我们的衣领里,惹得大家满山坡追逐着、嬉闹着。偶尔,我们还会捡到灵芝,抓到水牛,惊喜连连。

牛见我们玩得如此开心,也忍不住地用牛角猛掀地下的土,然后使劲向后一

撩,甩到老信身上,气得老信弯腰捡起石头,啪的一声,不偏不倚扔到牛角上。牛一惊,斜刺里窜出去老远,惹得其他的牛也四散奔去。老信一边捡石头,一边向牛扔去,有机灵的小伙伴赶紧过去帮忙捡石头,讨好地递给老信。等把牛归拢好了,老信破例会把穿在身上的蓑衣脱下来,让我们每个人穿一会儿,他则避到大石棚窝窝下躲着雨,看我们把蓑衣穿在身上像个老道似的,开心得哈哈大笑……

多年以后,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蓑衣,天天盼着下雨。等下雨了,穿上蓑衣,结伴去山里捡水牛、拾雀菜……

永远也回不去的童年留给我们永远的欢乐,已成为历史的蓑衣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美好记忆。